

八編經世類纂(二)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一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一

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慙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

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詞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奸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二

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爲怨淺失于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臣不勤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或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于國道塗無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密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爲商旅

貨車以適齊籍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
辟貨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寗戚解牛于車下望
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
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
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寗戚見說桓公以合
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
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
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
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

本編類集

卷二十一

史記

主

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景公問于
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
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
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
墜解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
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
民不安則寗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
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
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于
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

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吾聞高繚與大夫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
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
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仕進之臣也
何足以補君

晉仲立
政篇

聞古之善用入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
人寡而立功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
盜跖不亂如此則黑白分矣治國之臣効功于國以
履位見能于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
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

本編類集

卷二十一

史記

四

之責于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
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
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敵力冰炭不合
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韓非子
人篇

而國之存亡主之存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期賢篇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于進賢敢于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歿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書

五

也修身正行不愆于鄉曲道語談說不愆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讎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歿持之者左右也不貪于財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歿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僕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侍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

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儒術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非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非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賈誼官人篇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書

六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措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唯罰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李淑上史始書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干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膏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加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

入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七

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章彪上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土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木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徵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

吏部

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配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任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

入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八

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覬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謦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有不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

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遁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後漢書左雄周黃傳論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九

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方。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衆人驚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郡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

主夫大環
朱本根難

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十

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部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清農業。以省煩費。後漢書崔琰毛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振

新書

敦實斥革偽進 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

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逾度至乃長吏還

者垢面衣獨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

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

吾復何為哉丞相陳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

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

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

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

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

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士

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

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操善之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

以間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

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

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

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

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

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

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

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

傷員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

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

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郡

降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

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

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

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

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部 主

之公心嚴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

能改晉書衛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

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貴之於

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

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

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

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

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誣

誣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之奸之所會也

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

賢不伐相下無廢王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
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
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
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
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
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
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
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
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則正路塞矣
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
梁使之相舉也

卷二十一 史書

主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
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
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夾於心情僞由於已公無考
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
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
爲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本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
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
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繼有大

小達有早晚前訥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
有質直之稱度遠關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
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
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
而收功於帝王屈原子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
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
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
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
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書

主

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
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
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人听立品格還防
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於所不服夾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垂爭
之兆似非立都之本肯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關鷄之變難與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與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五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庸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冤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冤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五

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論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意。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鏡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七

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三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困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敗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劉毅中正議自非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

行大致怨嗟。更以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姓氏。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又薛琠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之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吏曹

本

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秦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珠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劉毅中正議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

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才
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韓愈宗上書陳事

唐司列少長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
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

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
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

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
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

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
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

人編類纂卷之六十一
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米至而能試文三
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

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
上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

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
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

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
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

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又
藝為末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悉非其所
長可

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
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
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

擢為右臺侍御史崔融吏部兵部選入議
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

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於天朝此則
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夫競趨者

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今之務進不避僥倖者
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

邪賊污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虜情
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

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
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

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
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

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
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若乃不安國將

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韋嗣立論職
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

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職益輕恩賞咸貴貪利

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欲分丘壠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正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詔。勅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蕭至忠諫賣官。蕭相子弟居要職。疏。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帝納李諤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主

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主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今之舉人有垂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歛。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貢舉。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里正。縱使名牘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

不義之路。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辭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安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一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德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主

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開於
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
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
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令其試守以觀
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冊之官得人加
翟璜之賞薛登請選舉
擇賢才疏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日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

八編類纂

卷二十二

吏曹

聖旨

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何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

臣等可

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讐倍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惜豎刁易牙垂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韓非難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

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既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

編類纂

卷三十一

史部

王

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洩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洩者。譬如庖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晉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渺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遙。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

編類纂

卷三十一

史部

四

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如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

本編類集

卷二十二

事

考

也。蘇洵遠

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

本編類集

卷二十三

考

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王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

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蘇軾任人策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略

七

人外恭謹而內無忍其於衆也蘇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劑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眎其儀賢也旺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羹默職司勤謹居室儉聞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才小人輸其力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

此語與古此尊顯之語也

者庠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

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下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顯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史略

八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今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武帝下州郡賢經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闕郡而不薦一人是